晉察冀日報
（抗敵報）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按期計算郵費在內）
第一〇五三期（本日出版一大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地址：晉察冀邊區

完縣敵寇實行「自首」陰謀

本報訊：完縣敵自十月八日開始實施五次治運後，其毒辣手段之[illegible]凡近二年曾担任班長組長以上之我抗日村幹部，一律須填寫偽新民會發下的調查表，並在城內敵憲兵隊「自首」。據聞「自首」後還要進行一個月的訓練，以謀澈底「改造思想」。我全體幹部民衆莫不視此爲敵寇窮途末路的無恥伎倆，一致拒絕上此鬼當。

敵寇所謂「安定民生」的實質

實心

「安定民生」是敵寇一塊塗着白粉的狗屎招牌，「五次治運」只是把這[illegible]招牌加以翻版而已。就是對老百姓無止境的掠奪和勒索，在平山「治安區」老百姓除了經常供給敵偽吃、穿、公雜化費外，每當敵偽集體的或零星的從據點、偽軍一來到任何一個村莊，烟捲和冰糖就是「見面禮」；接着每人一斤白麵的烙餅要用四兩豬油，豬肉拿到嘴裡，一口咬下瘦肉，肥肉或肉皮拋到地上喂狗，酒肉食品就要預備雙份，臨走時，裝滿野獸們的飯盒和口袋，要是支應的慢一點，或被認爲有「招待不週」，馬上桌子一拍，大罵「你們村藏八路軍」，於是就要挨門挨戶的搜索，能值幾個錢的首飾衣物都被搶光，日本鬼子總比「憲兵隊」「密偵班」「警備班」還要「高明」，村內花消，一律不許用「皇軍」名義出，但他們什麼東西都是喜歡「多多的」，要「花姑娘」更是牠們獨到的技倆。每天的支應沒有幾百元，偽鈔是過不去的。東岡上村全村一百八十六戶，僅有二十頃地，不是據點，也沒有堡壘，化費本來不算最多，但今年以來，單就偽鈔的開消來說：陰曆正月八千三百九十五元；二月九千八百七十二元；三月[illegible]千九百九十四元；四月四千八百七十二元；五月六千二百二十元；六月六千四百九十元；七月七千七百六十九元五毛；半年內，共化了五萬零六百三十四元五毛；八月敵寇過中秋節，共計化費也不下萬元。康莊是敵寇新設立的村莊，剛一月就花了二萬多元，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刻下敵偽「五次治運」開始，以「確保農產」爲名，附近村莊每天都要搶去無法計算的糧食！

敵寇爲了進行長期的掠奪，採取了過去按銀兩派的辦法，最近一個月，每兩銀子納偽鈔一百元到二百元，幾多的到三百七十元以上，平山四個大鄉（五十多個村莊）共八千二百五十七兩銀子，若以最低平均負担每兩納偽洋一百三十元計算，每月敵寇要從這些村莊掠奪偽鈔一百〇七萬三千四百一十元。

東回舍集鎮，一九四〇年秋變成了敵佔據點，老百姓開始陷入暗無天日的苦海，還不到一個月，幾十家買賣倒閉了，人民的經濟狀況日益下降和破產。焦××是當村一個著名的富戶，全家五口人，一九三七年耕種着二十四畝最好的水地和八十五畝旱地，僱着兩個長工，春秋農忙還要加一些短工，有將近三十間的磚房，[illegible]一九四〇年夏天，邊區根據地建設的恩澤，[illegible]一直保護着他的財產和禍福。但是秋天以後，焦某也跟其他許多[illegible]一樣，苦難的命運就加在頭上了。[illegible]跳下水井；而敵人捆綁起來，「下井投石」的把他砸死！很快的，敵寇就到了他家，搶走三十多大石糧食，值五千多元的衣物首飾；接着在「強化治安」之下，不到三個月，他家的土地只剩三十五畝旱地了，牲口大車早已出賣了；今年春天敵人更拆毀了他家的二十五間磚房拿去修堡壘，未料當柴燒；到九月間又只剩下六畝旱地了，現在他家遺下的妻兒，在有旱沒聊的年饑餓中。

西沿村宋××，一家三口，僱一個長工，養三匹大騾子，種水旱地六十多畝，生活的很富裕，在當村數一數二，敵寇「強化治安」開始，附近三，二里地都修上堡壘，這一塊便成了所謂「治安區」，今年宋××被敵人殺死，現在家裡只剩下[illegible]過着乞丐的生活。

不僅是富戶，一般中農，貧農也遭受着同樣的命運：東回舍張××，是一個很勤苦的中農，三口人，種四畝半水地，十二畝旱地，去年敵人修汽路，把他的水地毀了大半，今年因爲給敵寇納負担，又賣了七畝旱地，剩下五畝旱地已不能糊口了。在敵人的治安區裡，和他遭受同樣命運的還不知有多少，農民被迫出賣土地，大部份被發了橫財的漢奸，特務和據點裡的破鞋買去。今年以來要賣地的人太多，過去乘機買了地的人家，今天也要出賣，老百姓再沒有人能買。土地的價格更加下降，在東、西回舍，東崗上，西沿村，南望樓一帶二十多個村莊幾年來土地價格變動是很大的。中北樓一九三七年春天，每畝上等水地賣價是一百五十至二百元，中等水地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下等水地八十至一百一十元（都是白洋），至一九四二年春秋兩季，上等地每畝只賣到偽鈔四十至五十，中等地二十至三十，下等地十至二十元。至於旱地，則一九三七年上等地每畝賣價六十至八十，中等地四十至五十，下等地二十至三十元（都是白洋），至現在都一文不值了。

由此可見敵寇「強化治安」開始，地價更快的下降，今年春天水地還能賣點錢，旱地就很少有人買；秋收以後，連水地也沒有人買了。論道理，糧價一天天上漲，地價也應提高；但是在敵人統治下的地區，有地的人，人力物力雙重負担，大家都想把土地推出去，甚至倒貼錢地主也願意。東回舍村西有六畝旱地，帶着秋季莊稼，今年九月倒貼了一百元（偽鈔）「賣」出去了。中北樓村南七畝地，地主打算倒貼四十六元（偽鈔）「出賣」，好久沒人過問，後來有一個人要買，據說這個人家裡的田地都因爲敵寇掠奪而賣光了，他打算騙這四十六元錢補充他逃亡的路費，這塲悲苦的「買賣」始終沒有做成。

「治安區」裏的老百姓只要聽見鑼聲，馬上就會想到不是要金票、白麵、大米、肉，就是「苦力的幹活」，百姓的溝、墻、汽車路、幾十個堡壘，都是用老百姓的骨肉血汗和眼淚弄成的。九、十月正是秋收農忙時節，敵寇在冀中挖石莊到天津的運河，平山縣「治安區」[illegible]民夫被迫的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和田園。[illegible]打下靈壽城，平山敵寇非常恐慌，[illegible]，又要當上千數的民夫。還有[illegible]給敵寇輪流守崗，看溝、看電綫，當雜事差役的民夫；這樣一來，大部份青壯年[illegible]不能經常照顧自己的田地，老頭和婦女兒童不得不到地裏做他們幹不了的勞動！但是，敵寇還感到不足，還要「老百姓通通的苦力的幹活」，許多老頭婦女兒童只好在鞭打和調戲的汚辱下當夫去了。有的堡壘看見地裡做活的人，就開槍打，日本新兵把地裡做活的老百姓當做練習殺人的靶子，有人力和有土地都是一樣的受痛苦。

無數血的事實在告訴人們：敵寇一次再次的所謂「強化治安」，所謂「安定民生」只是把災難一層一層的加在「治安區」人民的身上罷了！

冀東敵復圖分割「掃蕩」大肆修築堡壘溝牆

新華社冀東二十七日電：敵自八月一日至九月二日大規模「掃蕩」冀東慘敗後，現思捲土重來，進行報復[illegible]分割與縮小我活動範圍，然後再嚴密搜勦我軍。刻下敵偽調動甚形繁忙，各大據點均駐屯重兵，有四個大隊。唐山新到敵千餘，長城綫亦有敵四個大隊，唐山車站並屯積大批軍火，經常派遣小股敵偽不斷向我基本區（多半是山地）騷擾，並以謠言惑我軍民，以掩護其挖溝築路之陰謀。

平定教聯會成立 並募集了大批互助基金

平定訊：本縣爲了更進一步加強小學教員的團結，加強小學教員的學習，特於本月一日在教員訓練班正式成立平定縣小學教員抗日救國聯合會，選出聯合會委員，並推鄉興中爲主任，大會結束時並進行宣誓，決爲澈底粉碎敵偽奴化教育、擴大宣傳而鬥爭。

又訊：平定於九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小學教師互助基金委員會，共募集邊洋數百元，米數百斤，解決了窮苦的、外籍的和敵佔區教師的困難，保證其經常的安定的教學生活。（正月）

兒童們永記這仇恨

一血一

今年夏天，敵人在平山×××修築了幾個堡壘。那裡的兒童們不能上校讀書了，不能下操了。他們知道誰毀滅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在他們的小心底埋藏着對敵人的憎恨與仇恨，他們不實於各自分開，只要不對着鬼子的面，他們便又集在一起了，儘管敵人用各種方法欺騙他們，他們總記着自己的「五不」之一：不上鬼子當。

如果兒童們的聲音突然停止了，於是四週靜寂的可怕，剎那；街上便起了笨重的脚步聲，接着大喊：「不要跑！不要跑！有好東西給你們」，但兒童們像見了狼一樣的拚命跑，他們不知道狼有什麼好東西給他們，他們只知道狼會吃小孩，他們跑到野外，藏到莊稼地裏。一個鬼子在一塊蕎麥地裡把兩個兒童叫了起來：「你們跑什麼，不打你們」。兒童閉着小嘴不說話。

「你們村中××在家嗎？」鬼子問。

「不知道！」一個兒童答。

「你們不是這村裡的嗎？」

「是也不知道，」另一個兒童說。

鬼子獰笑着：「不知道算不知道，以後不要跑，」鬼子走了。

×村一個十歲的兒童被康家村的敵人抓了去，他看見敵人把一堆人扔到井窖裡，並且打他們，兒童回來便嚇病了，在病中說夢話：「娘！咱們到邊區裡去吧，那裡沒有鬼子！」他站起來，抱緊一張被子，母親痛心的問着兒子：「抱被子幹什麼，睡下吧！」「不敢，鬼子打我哩，要我挖大溝，上堡壘」孩子掙扎着向前走動。

弱小的魂靈呵！那裡受得住法西斯這種獸性行爲的摧殘呢？於是不少的兒童生命被毀滅了。

兒童們是不會忘記這仇恨的，這種血海深冤將永遠刻記在他幼小的心裡，從此他們更堅決的遵守他們「五不」的信條，想盡各種方法和敵人作鬥爭。

易水無言悲壯士 牛健同志殉國

本報訊：九月十六夜，易縣三區大隊部牛健同志，至滿外××村突擊工作，不幸於次晨被敵寇百餘人包圍，當即與敵激戰，斃敵多人，戰鬥中漢奸狂吠：「交槍吧」，牛同志且戰且罵：「狗小子們，你們叫八路交槍，做夢吧！」敵寇幾次衝鋒均被擊敗，雖頭部中彈血流滿面，仍與敵頑强戰鬥，至上午八時許，腿部又中彈受傷，他仍放射出最後三粒子彈，直至流血過多，昏倒在地，遂被敵捕去。敵將牛同志抬至偽縣政府，他仍鼓最後之一口氣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與世長辭。許多漢奸莫不深感自愧。（寒星）

斯城德冠蠢動遭粉碎

最近兩週內德損失官兵三萬三千人 坦克五百輛

塔斯二十八日電：紅星報消息稱，斯城內戰事，仍在繼續進行中。自二十六日黃昏起，敵即開始向我方陣地不斷襲擊，經我軍反攻，敵砲隊及白砲陣地均蒙重大損失。及其再度來襲，雖獲有相當進展，但均得不償失。某段，敵雖前進二三百碼，但激戰經五六小時之久，敵人力物力均遭重創。現該區仍有戰事。據蘇情報局發表二十八日晨公報謂，二十七日晚至廿八日，紅軍仍繼續與敵步兵及坦克部隊鏖戰，敵軍雖頗佔優勢，但紅軍均能擊退其屢次之進擊。經多度激戰後，敵軍冒重大之死傷，於北部工廠區，佔領市街兩條。據不完全統計，德軍一大隊完全被殲，堡壘二十三座被毀。西北區德軍企圖再行佔領數日前為我收復之某據點，不遂。且有德軍一部受紅軍包圍，其另一部圖突破紅軍防綫，但已遭擊退。在過去兩週以內，德方至少損失三萬三千人，坦克車五百輛，飛機數百架。

高加索方面，蘇軍之反攻已擊退敵在圖阿普斯東北突破防綫之企圖。諾佛羅西斯克東部紅軍西拉汶所部突破敵據點一處，並完全克復之。

加里寧方面，蘇游擊隊於三週之內，殲敵官兵達四百七十餘，俘獲槍枝二百餘。

南太平洋 美日進行大海戰

南太平洋所羅門大戰再度開始後，現在美日大規模之海戰正進行中。據二十七日合衆電稱：此役結果，不僅可以決定所羅門羣島之命運，且可決定美國與澳洲重要交通綫之兩翼而作為澳洲踏脚石之諸島嶼之命運。美海長諾克斯昨於招待記者席上聲稱：美軍刻正與所羅門敵日軍苦戰，目前堅強之戰事仍在進行中，然結果尚未判明。北太平洋方面，美空軍又兩次襲擊阿留申羣島吉斯卡之日本潛艇根據地，投彈多枚。

華盛頓二十七日合衆電：總計所羅門之戰中，美日雙方海軍之損失如下：美方航空母艦沉一，傷一，其他沉者巡洋艦三，驅逐艦六、運輸艦四，驅逐艦總計沉者十四艘。傷驅逐艦二，合計為三艘。日方傷戰鬥艦二，沉巡洋艦一，傷二十二，航艦傷四，驅逐艦沉六艘，二艘或已沉。另有未查明之船隻及油船沉傷合計沉者十艘，或已沉者三艘，傷者五十四艘，而為盟方遠程轟炸機炸沉者尚不在此數內。

北非空中主動權完全為盟軍掌握

埃及前綫軸心機十八架被擊落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開羅訊：一路透社特派員稱：北非軸心轟炸機日閉不敢起飛，僅於夜晚倉促向盟軍陣地投彈，盟國空軍完全掌握空中主動權云。

開羅二十七日合衆電：英美飛機進襲隆美爾之空軍，在沙漠上空發生大戰，而步兵及坦克車隊，更深入艾爾阿拉敏之陣地，前日盟機日夜進擊德軍給養綫與集中處，擊下軸心機十八架，馬爾他上空擊下三架。

開羅二十七日合衆電：盟國重轟炸機、輕轟炸機、魚雷轟炸機、遠程戰鬥機隊，襲擊地中海方面正向南行駛之護航隊，該隊內有大油船一艘、大商船兩艘、油船與商船各一艘沉沒。

開羅二十七日合衆電：沙漠方面第一階段之攻勢正繼續中。

倫敦二十八日路電：空軍部宣佈，

英政府訓令駐華大使 與我政府開始談判

廢除治外法權條約

倫敦二十八日路電：據悉：倫敦英政府已訓令駐華大使，與中國政府開始談判廢除英國在華治外法權之條約。關於此一問題，英政府會與各自治領磋商，各自治領對於草約亦均已認可。

國內外大事

山東的徂徠山，是泰山區的一塊鞏固的根據地，也是抗戰開始後八路軍山東縱隊出生的地方，近年來，敵人曾經屢次的調兵去掃蕩，可是都遭受失敗。今年夏天，敵人下決心，企圖摧毀我們的徂徠山根據地，修堡挖溝，建立據點，到七月一日，開始以優勢兵力進行蠶食掃蕩，戰事空前激烈；現在敵人的魔掌雖從四面八方伸進去，但是這塊抗日根據地是武力消滅不掉的，但徂徠山區的軍民已經下定決心，要把它切斷，現在那裡反蠶食鬥爭正在猛烈進行着。

× × ×

斯大林格勒的紅軍，堅守着自己的陣地，二十七日一天內，又連續打退了德寇二十次的進攻。斯城最近兩星期的作戰，德寇又死傷了三萬三千多人，損失坦克五百輛。高加索前綫戰事沒有重大變化。

× × ×

南太平洋所羅門方面，美日正進行大海戰，這次開戰，看樣子日寇要硬拚一下，大戰會繼續展開的。

美國為着繼續擴充軍備，最近政府又增加了一百五十萬萬元的款項，裡頭有一部份用來建造海空軍，已經決定再造飛機一萬多架，還有大量戰艦，現在有十三艘航空母艦正在建造。

二十七日英機在丹麥邊境附近之法林斯堡低空襲德造船廠，商船一艘被炸焚燒。荷比諸目標亦被炸。我戰鬥機並襲法國北部。

美增撥巨款 大量擴充海空軍

十三艘航空母艦在建造中

據華盛頓合衆電：美衆院二十一日通過一百五十八萬萬元之撥款案一件，其中有海軍撥款，用以建造飛機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一架，航空母艦五十萬噸，巡洋艦五十萬噸。此為第二次之戰時追加撥款案，現此案業經羅斯福總統簽署。據美海軍部公共聯絡局局長羅維德上校二十七日談稱：美國有巨型航空母艦十三艘，正在建造中，準備『對敵作戰』。

（莫斯科廣播）諾克斯在與報界代表談話時聲稱：目前美國共有海軍兵員一〇〇萬名，海軍陸戰隊二〇萬名，海防部隊一一萬名，諾克斯並稱，美國正在順利的進行徵調海軍入伍工作。

握太華二十七日路透電：加拿大東岸某港埠訊：最近建造之小型軍艦兩艘，已於今日移交美國當局服役，並能立即開始服役。按美國軍艦在加拿大領海內服役者，自此始。

澳大利亞軍備

較六七年前增加九十六倍

（莫斯科廣播）倫敦二十二日電：澳大利亞外長聲明，澳大利亞坦克數量與六七年以前相比較「增加了九十六倍」，兵員也增加了這樣數目。在澳大利亞南部各省，六個大的新彈藥槍砲製造廠，在明年六七月間就可開始出產生產。

在魔鬼掌握中的地區裏

—人鬼雜居的北平市—

于力

（上接四版）

七七戰役後，北平的國立大學，一律撤退到大後方去了。剩下的只有兩三處私立大學，中法大學是早關門了。城內的協和醫學院與城外的燕京大學，自七七以來，偽嘗類平，勉強維持，到一九四一的十二月八日，敵寇在太平洋發動戰事，兩校終於被武力停閉。燕大校務行政主腦如各院長、主任、教授、多以「幫助抗日教育」的罪名、被捕下獄，直到一九四二的七八月間，才被判決釋出。有科以徒刑一年半的；有被科徒刑一年的。敵寇又為表示「皇恩浩蕩」，各蒙宣布緩刑三年，給他們「肅正思想」，和「協力聖戰」最大的反省機會。

現在城內碩果僅存的私立輔仁大學，實屬萬分幸運的。因為德籍校長雷冕的關係，沾了一點兒「軸心」的光，然而聽說幾次的恭慶「皇軍戰果」，也被迫在校門上堂皇地高高交叉着「可感激之日章旗」，和作為華北特殊化之標識的五色旗了。學校內部，由於經費來源斷絕，現在是募款、減薪、增收學費，三方並進。預備先維持下這一個學年來，再作打算。

城內的另一個私立大學，是中國學院。近年經過校長何其鞏氏努力整頓的結果，學校地位，蒸蒸日上了。對於當地的敵偽也很能靈活的敷衍應付，維持着相當的距離，和相當的溫度。不過這種「不即不離」的關係，能維持到多久，誰都不知道，乃至校長本人，也不見得有什麼把握。據聞在本年八月上旬，何氏曾被北平敵軍的憲兵總隊，傳去問話了，雖未遭拘繫，但未來的命運，正自難說呢。

敵人為彌縫粉飾侵略的痕跡，自一九三八就設法進行恢復「國立大學」，於是文元模氏在一九三八的暑假期間，首被抬出，替敵偽成立了一個偽「北大」的理學院。至於動議在前，成立反落後的文學院，幾經挫折，到一九三九才由周作人氏出面，籌備招生開學。自此，法學院、醫學院、農學院，都次第成立起來，即以周作人任校長。另外還有男女兩師範學院，也是一九三八開辦的。到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就又合併為偽「師範大學」。由前偽教育次長辣子臨一註」作校長。偽「北大」改由錢稻孫氏接任校長。一九四一又成立了北大研究院。從此所謂「國立大學」連頭帶尾，都幻化齊全了。雖是「優孟衣冠」，「傀儡登場」，倒也「像煞有介事」地熱鬧了一陣。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學院太多，學生太少；教授稱職的過少，不稱職的又過多。於是被教的人，與所教的課，就都感到貧乏。

學生叫不上門，是學校當局最為皺眉的一件事。每年招生，報名的學生，多的三五十個，少的十來個人。[illegible]這種情形不僅外人看着不帶點，就在敵人方面，也不免覺得亟氣。就由偽教局密令各中學的校長，對於畢業升學的中學生，施以恫嚇，不許投考燕大。輔大，以免將來「致干未便」。又許以升入所謂「國立大學」的優越條件，如減輕入學試驗的分量，減收學雜等費，將來學業，准有事作」等等，經過這個勸告以後，如所謂「國立大學」果然在暑假後倒也吸收了部份的學生，救濟了開不成課的恐慌。

至於所謂教授，除原來少數舊人，因貧被拖下水的，多是「牛鬼蛇神」，他們在教室中弄出的笑話，眞[illegible]

（下接三版）

山東
敵集重兵蠶食徂徠山區
軍事政治配合進攻陰謀毒辣
我軍民展開英勇的反蠶食鬥爭

新華社山東二十七日電：徂徠山是津浦路東的一個山區，是泰山區西南部的屏障，亦是我山東八路軍山東縱隊最初起義的策源地。四年來在打擊敵寇保衛山東抗日陣地上起了偉大的作用，敵寇爲了拿着這一嚴重的威脅，於七月一日開始，以數倍於我的優勢兵力向我徂徠山區大舉蠶食。在縱橫不過數十里的山區，展開了血與火的劇烈戰鬥，至目前徂徠山形勢仍在嚴重發展中。敵寇此次蠶食中施用了種種陰謀：

[illegible]敵人此次蠶食徂徠山，在軍事上：用優勢兵力，行動迅速[illegible]軍出境，佔領該山區。每佔一村莊後即嚴[illegible]相隔約半里或一里），同時在山區外圍一百[illegible]修封鎖溝，溝外修公路，不能修溝的則修封鎖牆，封鎖溝內劃爲「無人區」，強迫民衆搬家，不服從者槍斃。環山據點有二十五處，處處有數百人據守，重要隘口更築崗樓。碉堡與崗樓之間有地道相通，還有防手榴彈地洞，和便於移動的步機槍槍洞。又組織敵僞聯合據點，以便監視僞軍，加強統制，同時將僞軍經常調動，不使他們與居民發生較好的關係，並將敵僞軍參雜，並訓練大批特務份子（政工隊、警備人員、新民會份子等等），以便對我作全面的進攻。在政治進攻方面，進行無恥的「自首」政策，爲實行這一陰謀，敵人調集了泰北、泰西、泰安、寧陽各縣以及附近鐵路礦山中的特務份子，共約二千之衆，其中還有新自濟南派來的「巡視團」（七個日本浪人組成。）

敵人的「自首」政策，首先不管是共產黨員或一般的抗日羣衆，都要「自首」，而且「自首」手續也都很簡單，敵人並不說明要你「自首」，甚至更不要你承認「抗日錯誤」，而僅僅要你接頭說是「幹什麼的」就得了；但當你一承認「幹什麼的」或「接頭」「聯絡」以後，便被緊接着追問到底，一直逼迫當走狗，做漢奸叛賣國家爲止。個別動搖份子自首後，敵人就一面說：「共產黨有鐵的紀律，自首就要槍斃」，這樣來使他們死心塌地當漢奸。另一方面，也更領導他們吃喝嫖賭，走向墮落，以斷送他們的前途。

不僅如此，敵人還經過「自首」政策進行一切僞化活動，如組織僞政權、僞羣衆團體，實行奴化教育，欺騙宣傳等等。

徂徠山被敵人佔領後，當地同胞遭受了無邊的苦難，人民辛勤積蓄的糧食，在「沒收八路軍公糧」的藉口下被一批一批的運走。泰安大汶口、樓德、宿里等據點人民在飢餓中掙扎，數不清的捕殺也出現了，而靜靜的汶河上更不斷的潛流着無名的死屍。

自然，我們的損失是暫時的，人民的苦難也是暫時的，不管敵人如何狡猾殘酷，控制了徂徠山，但他是無法控制徂徠山區人民的心，只要那裡有中國人那裏就有抗日的種子，那種子就會發芽，生長壯大起來。

國民參政會
審委會舉行會議
蔣委員長設宴招待全體參政員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重慶訊：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的軍事、國防、國際、外交、內政、財政、經濟及教育、文化七組審查委員會，於今日下午分別舉行審查提案會議，二十七日仍將繼續審查。另訊：蔣委員長於今晚八時假參政會議場設宴招待全體參政員，並邀請政府各長官作陪。宋部長與顧大使亦均參加，席間蔣委員長曾作簡短致詞，旋由張參政員伯苓代表答謝。

蘇中
二窩戰鬥遭慘敗
敵行掃蕩妄圖報復
鐵蹄所至燒燬淨盡殘酷空前

新華社蘇中二十七日電：蘇中敵於上月底二窩戰鬥中遭受慘敗後，惱羞成怒，復糾集千人於十月初向我二窩、三余、洋港等地進行報復掃蕩，殘暴空前，敵所到之處燒燬淨盡。爲破壞我軍民關係計，對我中心十里內，凡我軍駐過之村莊全部燒燬。二窩戰鬥時敵人遺棄屍體，我曾對其埋葬。後敵發覺運走，而將無辜老百姓活埋原地中，男女老小遭害者數百人，令人髮指。

黔桂鐵路
正趕修中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重慶訊：據交通消息：黔桂鐵路正作積極趕修中，本年底可通車至南丹，明年二月中旬即可望通車至獨山。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昆明訊：滇南盤江水利工程測量約於日內可測竣開工。

太行區
邊區工業管理局
發展群衆性合作運動

新華社太行二十三日電：邊區工業管理局，爲發展羣衆性合作運動，前曾組織工作隊，派赴太北各專署地區組織，已獲初步成績。第四分隊已在涉縣一個一四零零戶的村莊，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合作社，參加社員六六一人，戶數六六一戶。有資金一零、八零五元，及借款一三、〇〇〇元，使本村得到日用品的供給。該合作社又組織一個運輸隊，內有青年壯丁三六人，牲口二六八頭，歷日保証給某糧庫轉運糧食一百石，每月可獲利七、五〇〇元。此外第一分隊在襄垣。武鄉一帶：成立了六個合作社，其中有兩個婦女紡織合作社。第三分隊，在磁武縣組織了兩個合作社。第二分隊在林縣組織了一個合作社。總計各分隊，在太北各縣，共成立合作社二十餘個，社員千餘人。股金共三萬餘元。

中央社重要更正
中阿尚無條約關係

重慶中央社頃接外交部情報司函稱：「頃閱報載貴社布宜諾斯艾利斯二十七日路電稱：阿根廷外長奎納素，宣佈阿政府與中國政府換文後，正擬就新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代替一八八一年之舊約，新約將根據兩國完全平等及互尊主權之原則等語。查阿根廷與我國尚無條約關係，該電所稱各節完全與事實不符。」該社並聲明更正。

群衆紛紛逃往陝北
中陽離石一帶敵大肆屠殺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綏德訊：近來河東敵人在中陽、離石一帶大肆屠殺我同胞，僅坪上、大成坍、琵醬寺等六個編村，已被殺五十一人。該地居民紛紛逃入邊區，在河岸上石樓、棗林坪兩處已逃來男女老少三百三十餘人。該地區政府一面安插難民住宿，一面組織救濟委員會，負責辦理救濟事宜云。

我鐵鷹浩蕩出動
襲運城之敵機場

××社××基地二十七日電：我神鷹××部隊，由驅逐部隊掩護，於二十七日午，以浩蕩之陣容，由××基地出動，奇襲北戰場重要航空基地運城飛機場，獲巨大戰果。

（上接第二版）

不符，今昨衝突，上下矛盾。這些情形到處刺眼。卽在同一版裡，就有着許多「自語相違」的地方，往往令人置歎於敵寇「心勞日拙」的愚蠢。終於不過是「海盜式的文化」罷了。市民明知是任意遺論的虛僞報道，對於重要戰訊，反倒沒有人去理會了。小型報紙現在是以實報，新北京報兩種，銷行區域極廣。另有一種武德報，北平銷行甚少，一直沒有見過，恐怕是給外埠如東北等地另一種甚麼人看的。前述的小型白話報紙，重要新聞，多是轉錄前一天的大報。他們注重的却在社會新聞和戲報。內容不外「姦非」，兇殺，一類竦動社會聽聞的事件。一遇這類消息，就不惜「細膩風光」和誇大其詞的連篇累牘紀出來。其實這類新聞，於市民羣衆的「心理衛生」是妨害頗大的。然而它們的銷路，其實就靠了這個。

近來受了資源枯竭和物價飛漲的影響，北平文化界眞成爲「洛陽紙貴」的現象。所以一般出版事業，實在大不容易。讀者的購買力低降，銷路停滯，更是客觀原因。無論書報雜誌，沒有不賠錢的。除有政治背景，另由幕後敵僞老板，付給資本；或是學術團體，指定經費津貼，此外是誰也辦不起的。就剩軟性新聞的旬刊月刊，如電影畫報，沙漠畫報，三六九，立言，藝友等幾種畫刊，流行全市。學術團體如哈佛燕京學社的燕京學報，輔仁大學的輔仁學誌，中德學會的中德學誌，停的停，延期的延期。餘如中和月刊，「柯昌泗周肇祥籌主編」，同願學報，「佛教同願會出版」，再建，飆輪「華北交通公司編輯出版」，新東方「宏道社出版。傳保「紅幫」機關雜誌」等都是由敵僞或共關係者發刋的東西。其間有的至今還繼續着；有的出版一兩期便停刋了；也有的更慘，僅僅出過一個創刋號，就告夭折的。那些雜誌月刋名目，這裡無須細數了。

民衆的藝術團體，以畫展最爲「時興」。中山公園「敵人又改回「中央公園」了」不時在舉行「個展」。每次多半都是所謂「國畫」。不外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草蟲之類。畫幅下面，標了「伍千元」「兩千元」「一千元」「八百元」……」，最低的價格也是二十元以上。比如畫家齊白石一幅不太像樣的大公鷄，要賣四百元。我們「措大」看了，自然倒抽一口冷氣！只這一幅畫，就足够「傾家蕩產」的了。我們若眞有這四百元的話，還不如開一個養鷄廠，至少也可以養他一二百隻能够下蛋的母鷄，配合那活的大公鷄，決不會是自欺欺人的勾當。但這樣高價，却眞也有購主。往往在畫幅上，飛了紅紙條子，「金八爺定」，「潘經理定」，有的說這都是開古董店的新興資產階級，新近發財了，所以「風雅」起來。有的說這紙是畫家自已訂了，以表示自已的畫品之高，已是得有評價了。又有的說花錄倒是眞的，把這應酬日本人，又高雅，又名賞，都可以使得小鬼「下歷史的感激之淚」云云。總之，這國畫價格，是以前沒有的。一張宋元名筆，也不過二五百元。現在這些實甚麼不像甚麼的畫家比起古人未免「願之厚矣」了。但無論如何飛漲，是影響不到農工大衆的民生問題的。所以一般民衆，對於公園的畫展，並不感到任何興趣。他們迫切帶着解決的，是「日不聊生」的吃、喝和房租。

藝術團體其次是劇藝的活動。在舊劇方面：目前比害着無法救葯的沒落病。明知「主角制」是要斷送舊劇生命的，但一時又無從尅服戲班本身的矛盾。一面許多戲詞被收入留聲機，由無線電廣播出來，可以家喻戶曉；一面許多舊戲多攝入電影，「眞山眞水」，比機關佈景高明多了。由是更奪去了受舞台限制和其他原因的舊劇的觀衆。所以舊劇的命運，在今日漸覺悲慘了。新劇方面：活動的領域稍狹，廣大的民衆，是不大接受的。近來北平市只有「北京」和「四一」兩個劇社，曾公演了一些流行劇本，如雷雨、日出。說謊的人等。北京劇社是由陳綿領導，成績亦不見佳。四一劇社演過北京人，後又預備上演由巴金小說改編的「家」，廣告登出，該社負責人便被北平日本憲兵傳去扣押了。於是該社只好登報聲明停演。聽說是這樣：上海的藝聯影片公司將上演的劇本改映電影，深受觀衆歡迎，寶座成續，打破近幾年的紀錄。北平的「頭輪影院」，趕卽通電上海，進行租賃這個片子的映演權，一面登出廣告，大事宣傳。不料軍警特務將主管機關，因爲這是「名片」，預料影院會賺一筆大錢的，就藉口須檢查後方許映演。影院方面就又託人運動，已經出了大價，但還沒有損上這些主管機關的嘴。現在若是允許新劇上演，當影也就無從禁止了。這是妨碍「財運」的事情，焉得而不怒了所以劇社方面，便觸了霉頭。

以上是北平文化界的大略情形。我們知道遠從「魔眷勵」荒木貞夫的奏章中，早有了應付北平文化人的具體方針了。他們知道單是幾個「歸順」的二臣小丑兒，是唱不起全文化界這台戲的。所以一面襯托着台上的動作，一面鑼鼓喧天，一面弄得頭不寂實的，反而完全依賴着這般爲了「升斗之祿」不得不來幫場的文化人。所以台上演的雖是喜劇，而場面上陪在一旁的這「一部鼓吹」，却實演着內心的悲劇！「凝碧池頭」，自然不乏「雷老」「註」。這些蘊藏着無限悲憤的文化人，他們雖然勤苦的「黽勉從事」，替敵僞人時上班辦公，執行業務；却熄不滅心頭的怒火，掩不住民族鬥爭的意識，日日在殷切地盼望着敵人「國殤」。所以每遇於敵方不利的消息，城內喧揚的飛快。長沙又如何如何了，中途島又如何如何了，乃至於「八路軍要進城了」，「國軍又打點事河邊上了」，這些有根無根的消息，不時的散佈在小市民層。而他們的先推領導。則是一般動搖已久的文化人。

動搖時代的人羣柱石，不是資產階級的士大夫。士大夫是儘先向敵人妥協投降或預備妥協投降了。眞知道愛國，又肯吃苦犧牲，毫無顧慮的勞動大衆無產階級，那才眞是社會潛在的力量，是打擊敵人的眞正戰士，是人羣永久的柱石。而在中國這個落後的國家裡，則中間居「可上可下」的小資產階級，受動亂時代的壓迫，他們「可下」而不「可上」，他們是沒落了。他們的處境，正和無產階級利害相等。他們是柱石和柱石之間門荀的樓子，是柱石和柱石之間固着的漿液。他們一到有了明確的意識，他們立刻會湊到勞苦大衆的一邊，吃苦犧牲，毫無顧慮。現在呢，如北平市全部的文化人，還是朦朧地輕揉着眼皮，期待着另外的力量打倒敵人。並不相信這力量就是需要出於自家身上的。別有一部分的文化人，更願意流旁人的血，革敵人的命，好出頭吐自已數年積存的悲氣出來！他們之盼望反攻，好像阿Q意中的「白盜白甲」，終有一日會眞的「來了！來了！」



在魔鬼掌握中的地區裡

——人鬼雜居的北平市——

于力

本文作者于力先生爲教育界先進，久居平津洞悉敵佔區社會狀況與敵僞矛盾之黑幕，最近脫身前來邊區，述道敵僞黑暗統治的平津事態，歷歷如繪。茲承先生允將大作「在魔鬼掌握中的地區裡」在本報陸續發表，以饗讀者。——編者

一、小引——人們相信這期間不會很久遠

假如帝國主義者的肚皮，竟和「餓鬼道」（註）的一樣，那是永遠餓不飽的。自九一八日本法西斯寇盜們的燬火，在遼寧北大營噴出侵略毒焰之後，全華北地區的民衆，在那時政府「不戰不和不守」的政策下，早料到他們所住的這塊國土，命運中是註定不久就會隨了東北四省，落入波旬（註）的掌握，而一齊飽了日本法西斯「惡魔眷屬」之饞腹的。果然，不到五個年頭，日本帝國主義者從瀋去這塊三百萬方里的沃壤，全中國林礦產量佔四分之一的這個寶庫，還沒有來得及去咀嚼消化，就又伸展魔腕，由錦州而榆關，而灤州、通州，直探到稱爲全國文化重鎮之一的北平來。惡魔們正在醞釀着毒舌，圍繞了這座蠢蠢澎湃，勢將迸發的火山噴口，酣歌狂舞，硬說這是「保障東亞和平！」一面憑藉「何梅協定」，向華北大量增兵；一面示威尋釁，更預備釀成和萬寶山、南滿路等同樣的事件，它們便有詞佔領華北，進一步好吞噬全華；開始驅迫全中國各階層的民衆，一體陷入「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苦難；使他們沉沒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以遂成日本帝國整整地預備了七十多年的所謂「大陸政策」。

七七的蘆溝橋戰役開始後，多虧中共中央堅持了[illegible]統一戰綫，明白指給全國上下「抗戰必勝，妥協投降必亡」的正確方向。從此，中華民族才執行對日本法西斯強盜，爭取民族解放之歷史的使命。就在這被敵寇稱爲「兵站基地」的四周邊緣，更建築起堅實強固的抗戰根據地，從這個根據地裡起始鎔鑄了全民族社會各階層的意志，也鎔鑄了四萬萬五千萬共同的信心，在這個根據地裡人馬精壯，旗幟鮮明，負起了爭取自由，驅走強寇的職責；在這個根據地裡更期待由全民族共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我們就靠了這股氣力，切切實實地爲生存爲子孫而向帝國主義鬥爭，不單把多年以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使她從垂死到更生解放出來，還要推動全人類的整個力量，解放全人類不必有的不應有的苦惱和壓迫。

這是多麼光輝燦爛，多麼聖潔莊嚴，多麼值得鼓舞歡[illegible]，不由你不興奮的大時代！在這樣的大時代下，北平市乃至全華北地區，正淪陷在魔鬼手掌中的民衆們，雖然日常遭遇着無數的迷惑、威脅、凌辱、虐殺、「敢怒而不敢言」，惟有切盼着邊區根據地裡的「邊區子弟兵」，配合全部國軍的反攻，從「水深火熱」中把他們拯救出來。同時，就是在日本國內同受法西斯蒂剝削統制下的勞苦大衆，乃至正在「入華派遣軍」中喋血掙命的士兵們，一齊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也把他們從倒懸中解放，和我們攜手進入這五十年代的新世界。今年過了，就等明年，相信這期間一定不會很久遠，「太陽出來了，黑暗也就留在後面。」

這裡，打算從一九三七的七七戰役起，將北平一隅，由於敵寇利用漢奸，實行「以華滅華」的毒計，弄出來的魑魅横行，滅絕人理的現象，不惜「詞費」地擷取下來。不過因爲種種原故的限制，能够收進來的，僅僅是幾個側面的剪影罷了。然而若照毛主席指導我們的「暴露敵人一切殘暴獸行的具體實例，向全國公佈，向全世界控訴，用以達到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之目的」，（毛澤東言論選集，論新階段。晉察冀分店重印本，一二六頁。）這却足够了。

今將下面的若干紀錄謹致獻於我全國及邊區艱苦卓絕的民族解放的偉大領導者，及其英勇效命殊死鬥爭的指戰員們，和忠誠勤樸愛護和平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之前，我們希望藉此可以看穿敵僞的底蘊；他們全部的罪惡，固然「擢髮難數」，但賅括的說來，他們在城市中：不外嗅（貪污嗅私）、酗（酗酒滋事）、嫖（東洋娼妓世界，以北平爲尤甚）、賭（包庇俱樂部賭場）、抽（鴉片、嗎啡、金丹、白面公賣）。還有就是坑（一切實業乃至工商的小企業，無不受敵人傾軋統治與壟斷），崩（霸佔農商與小市民的地產、房產、和舖產），拐（假借「少女募集」的名義，逼使暗探「遊廓」（註）淫業），騙（虛偽的新聞報道），偷（訂立漢奸條約）十字訣而已。他們在鄉村間，尤其是「無法無天」。總之，不出搜（搜括民衆硬貨，金銀首飾等），殺（殺戮無辜老百姓），淫（姦淫婦女。輪姦、賽姦、還有其他想像不出來，連野獸都不作的瘋狂行爲），掠（擄取財物糧食），燒（焚燒房屋）。還有佔（佔領村莊），斷（遮斷封鎖），平（拆撤房屋），毀（毀莊稼地），修（修築堡壘）十個字，發揮出人類最黑最黑的罪惡！却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敵人「外強中乾」的侵略武力，已是日暮途窮，敵人「爲鬼爲蜮」的伎倆，也不過如此。日本法西斯「魂游墟墓」的覆滅命運，已是懸在指顧之間了。它不能逃過人類正義的裁判。

人們相信這期間不會很久遠。

（註）「餓鬼道」佛典所記「六道」中的「餓鬼道」，有鍼口、臭口、餘口，幾種。說是嘴小如鍼，或是口臭如糞，或是食物到口立刻成炭，都是肚子很大，但吃不進食物去而貪心最重的生靈。它們從來沒有飽的時候。

「波旬」佛典中說魔鬼的頭目，名叫「波旬」。它有許多的「惡魔眷屬」，加害人類。是一切罪惡的唆使和主動者。在耶穌教的「新舊約」裡，叫作「撒旦」的亦是它。

「遊廓」日本古代有這風俗，使冶容的少女，留在遊人聚合的走廊之下，可以和武士道及其他資產的華族士族陪同吃酒，野合。得來金帛，作出嫁的粧奩。這種醜惡的公娼制度，今日還沿用古代這「富有詩意」的雅號，稱作「遊廓」。

二、從文化界和文化人說起

誠如魯迅所說：『一邊莊神聖工作，一邊是荒淫與無恥，』抗日根據地和華北敵佔區，就這麼分作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祇是敵佔區近來爲了物資缺乏和經濟緊迫，是再「荒淫」不起來了，那結果就剩下「無恥」。所以當邊區的軍民，正在咬定牙關拚受着一次比一次殘酷的掃蕩，我們依舊屹然地要爭取民族解放最後勝利，這同時，也便是敵僞在淪陷地域，替即將崩潰的帝國主義，出盡了人類各樣醜態，作盡了世界空前罪惡的時候。而中立於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即是北平市的文化界和文化人。

北平文化界中數量最大，而生活也最「寒酸」的，還是一般中小學教員，而小學教員尤爲困苦。且不必談目前「米珠薪貴」的物價，迫使他們無法餬口。他們所有全部收入，算起來還不够支付一個月的房租，所以白日授課，夜晚去拉人力車，已經不算稀罕現象，至於能謀得一處家館每月多入三五十元，那眞如同「祥雲在霄，是可望而不可卽」的了。新聞紙上偶然見有徵聘家庭教師的廣告，那應募而來的函件，能有好幾百封，說句笑話，眞可以把他們編作幾個「教導團」都綽綽有餘的。問起報酬來，每月不過是十元上下罷了。所以在北平一個小學教員的經濟狀況，直不如一個三輪人力車夫掙的多。（一個能幹的三輪車夫，每日可入五六元，每月總在一百五十元以上。）

管理小學教育的行政機關，是僞市政府的教育局。它也和其他的市府各局一樣，是必須由日籍「輔佐官」或曰「顧問」的浪人，作太上政府。僞組織中這類浪人，大體逃不出兩種：一種是「察察爲明」遇事干涉，藉以表白他是精明不受欺的；另一種是囫圇糊塗，只知要錢、吃酒、找「花姑娘」，公事上倒好商量。教局的這個東西，則是屬於前一種的。由他變更了一向的教育行政系統：由他佈置了各項統治的規程，由他撤換委任了中小學兩科科長及其他的公務員。新來的「游魂惡鬼」，全是東北蓋、海、金、復、等處籍貫。雖不懂得教育，却是受過敵人「澈底訓練」的幹員。把認爲不稱其職的中小學校長統撤掉了，新任自然都是和他們同一系統的。仰承着各該校日籍教官的意旨，去毒化教材，歪曲意識，麻醉無辜的兒童。於是惡劣的奴化教育，遂得推行無阻，小學教育才正破產！

小學教育界在近年來，笑話太多了。僞教育局長王士且（註）爲要位置幾個自己人而不可得，曾有幾次和小學科長彼此在局中破口大罵—終以勢力不敵，照舊由那個小學科長恣所欲爲，王士且無奈之何。對外宣稱「不定那一天，我非臭揍他一頓不可！」那個科長憑了「靠山」，躺在家裏抽鴉片，和局長避不見面，也不到局辦公，王士且依然無奈之何。後來僞市長余晉龢看他們鬧的太不像話了，曾費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個小學科長驅逐。但已經破產的小學教育，却毀得無法收拾。

小學教員，都要被考選一下，再送進「小學教育講習所」受六個月的訓練。主要在「肅正思想」，和嫻習日語。認爲成績優良的留任。（仍在原校，抑調他校，由局中分派。）考選落第的，還用說麼？那自然是要解聘，請你滾蛋了！

受訓的教員，每日要寫「聽講筆記」，時常要作「受訓感想」之類的文字。千篇一律，不行；自由發表意見，更不行。在法西斯的政權下根本就不許可有個人的主張。最好是毒罵共產黨，細訴英美侵略東亞的罪惡，再歌頌皇軍戰功之偉大，中國人以前抗日之糊塗，錯誤，今天親日之覺悟與悔過等，就這，包你成績優良。

講習所的講師，是由僞教育局聘請各機關的「輔佐官」或軍部的軍官之類。有的已能口吐人言，有的是需要翻譯。翻譯的本領太差，固然會使人不大懂，而敵人所操的華語，「尤其糟糕。我們雖然沒有研究過世界各民族的比較語音學」，但相信人類語音最不完備的，大概莫過於日本人了。不止西洋人說的話他們不會「學舌」，就是所謂「東亞文化祖國」的中國語言，他們尤其爲難。所以聽講的那些小學教員，聰明地一半「諧聲」，一半「會意」的領取講師們的意旨。講師們儘管在上面滔滔開合，「胡說八道」，你却不能不努力恭聽，還要速記，不然，到了調閱筆記的時候，你就只好交「白卷」了。一次，有一個講師，用着生澀而不易瞭解的「支那語」，述說九一八的五四運動。他說：「那時我正在被帝國政府派來你們北京留學，對於這個運動的內幕十分詳細的。那是米國人出了洋錢，僱來學生向你們政府搗亂的。——隨說隨伸了右手的食指中指用力的說——兩塊洋錢，每個學生，給的。」又一次，另一個講師，述說他們本來是殷民族的一支，照日本語法，「和」與「殷」是有些聲音上的關聯的，所以是中國的主人翁，現在却回到老家來了！諸如此類，不怕聽者氣破了肚皮，他們還是洋洋得意的講下去。

北平各中等學校，自從改訂專任制以後，若干身兼數校課程的教員，收入因之銳減。教育局又規定了課外時間，也要守在校裡，不須離開。因此一般中學教員，要從清早到校，直至日落才得回家。中午的飯食，最成問題。買吃，太貴，月入情況也不允許。回家，太遠，時間上又不經濟，而且也太勞苦。只好忍餓枯坐，呆守竟日。北平中學多無學生宿舍，教員學生，向來是下課便去，課外彼此間毫無干涉，這自然是不對的。不過制定這規程的人，其實別有用心，初不爲教育着想，乃是爲的防止教員課外的不軌活動，加嚴行動方面的束縛而已。因此，校長擺出資本家對待勞工的冷酷面孔，要看；日籍教官進屋，要起立鞠躬；教官走出，要起立說一聲「塞油拿臘」，（註）和他告別；他可以睬也不睬，你却不能不把「繁文縟節」作到家。並且局方還要時時反復下題目。命你寫些感想，「華北在大東亞戰爭中之地位」「論東亞民族解放」「聖戰之意義」等類，彙呈轉繳關係方面：如興亞院文化局，特務機關人事課之類，作爲檢舉思想犯的參考資料。環境如此，所有在職的教員，誰不抱着苟安歲月，過一時是一時的心理？於是中等教育也就奄奄一息，全無生氣了。學生成績的一落千丈，學風的偷惰頹唐，不問可知。這在教育基礎上雖是損失，而在敵寇的統治過程中實在是自慶得計，在東北五六年才作到的，這裡兩三年便成功了。

（下接第二版）